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圓夢 第二十三回 天妃聞祖孫授法 仙女廟姊弟奇逢

卻說寶玉一到任，就命中軍將寧波大袋全行封禁；並查明長安梁、沈幾家米行，一例認真嚴辦。洋盜漸少，米價亦鬆了；又將關上書役詐錢的，分別責革，以儆後來；又叫仁、錢兩縣，將金汁行中強橫生事的枷了幾個；勒令糞船糞桶均用木蓋，不許聯行並住，河道一清。這種惠政都是浙江人至今感仰的。且說郡主邀同湘雲、探春，帶了芳、婉二卿等從京師動身，天氣晴朗，路上雖已大雪節候，不叫甚冷。按站行至清江浦，早預備沙飛船隻伺候。因下船已晚，不及開船，就在天妃廟旁歇下。

郡主朦朧睡去，忽見一宮女傳旨道：「娘娘有請。」郡主常入宮中，也不為異，隨即跟他進去。朝見畢，抬頭看時，卻不是宮中聖人，另是一位月佩星冠、天人儀表，不勝駭異。

上坐的道：「郡主莫驚！我乃汝七世祖姑母，天妃是也。因汝南行，要掌廿日兵權殄滅洋匪，特授汝五雷正法，以靖妖氛。」說罷，就將「掌心雷咒訣」詳細指示，郡主再拜領受。回頭忽見芳官站在旁邊，天妃問：「這是何人？」郡主忙奏道：「這是侍兒芳官。」天妃道：「既有緣來此，可令曹娥授以『馬祖棍法』佐汝成功。」隨有一垂髫神女，將兩根銅棍一授芳官，令他跟著三十六路棍法一一演習，完時天已寅初。天妃道：

「你今此去，如意成功，後會有期，毋忘今日！」郡主忙辭出時，不覺驚醒，忙命後船請芳姑娘。來時，各言所夢。芳官又將妙師所付錦囊——係分身法，柳五兒的是隱身法，也有助主成功的話說了。大家詫異，因各用心學習。

不一日，到了仙女廟。郡主命先到墳展拜，再到再生庵。

船家便到林都轉墳前下。郡主即上岸到墳前下拜，道：「女兒今晚不誠，明日虔誠再祭。」拜罷，含淚同眾人看墳上種的辛木，只見東邊白皮鬆題有墨跡。看時，寫道：

孤兒生兮命獨苦，才襁褓兮喪吾父。
賴慈母兮恩勤斯，十六年兮淚如雨。
育成入兮滋我慚，舉孝廉兮終何補？
淚空濕兮墳上土！

下書：不肖男，絳玉題。郡主見了大驚，就叫楊樸來問。

他道：「前日，一位老太太同一位相公來哭祭。我問他下人，推說新來不知，只曉得這位爺，蘇州人，今科解元。」郡主道：「既如此，他在那裡住？」楊樸道：「也不知道。」只見他女兒聽了，忙道：「前日，他船上來借火，我問他，他說：『我們船是向四房代僱的。』郡主問，問向四房便了。」郡主聽了，一面叫王元趕速到向四房，查明來報，一面下船開行。

不一時，到了再生庵，蕊官等早在岸邊等候。郡主看見楓葉、蘆花，霜風瑟瑟，不勝淒涼。隨到佛殿，鐘鼓依然，龕燈如故，尤覺心動。因向湘、探道：「我那回過來時，只說老於是鄉，消除宿障，那裡知道又不能夠。」湘雲道：「師母，你仍住這裡，誰不許你？」探春瞅了他一眼，隨同到後進。只見窗外殘蕉掩綠，頹石帖青，映著暖日一痕，尤覺融融可愛。郡主道：「我今夜定在此續舊夢了，二位怎麼樣？」探春道：「甘與子同夢。」大家一笑。蕊官來問擺夜膳所塊，郡主道：

「就這裡罷。」大家話舊談心，將及亥初方寢。次日，起來梳洗完畢，王元來道：「奴才昨兒到向四房，找著解元老爺，方知竟是老太爺的少爺同他生母老太太在揚州有事。奴才說了，解元也很歡喜，即刻同奴才來。奴才至邵白驛，騎馬趕來先到一刻，解元爺也就到了。」郡主聽了，忙同眾人到外面，只一片聲說：「林舅老爺來了！」

郡主看時，只見絳玉一步一趨，宛似如海光景，不覺盈盈欲淚。下面解元抬頭，見上面一位夫人模樣的站著，便道：「這就是我郡主姊姊麼？」趕忙上前。郡主道：「俺們且莫行禮！先將原委說說。」解元道：「兄弟年輕，詳細實不知道。今早起身時，生母遞了一繡囊道：『你將這物送郡主，就明白了，餘的話見面再說。』」說著一面解繡囊，道：「生母本要來，因前日遇寒染恙，只好在揚州候姊姊了。」青琴忙將繡囊送上，郡主抽出看時，上寫道：「我因現在持憲，不便接汝入衙，先付汝銀一千兩，為汝贖身。贖後，汝可在鄉僻隱跡，打聽我離揚即來完聚。汝所生無論子女，總名『絳玉』，免得與我黛玉異長也。外蒼龍佩付汝，可收之，以為再會左券。」此字付嬌梨的，是如海筆跡。再看龍佩，又是郡主自小看見運使佩在身上的。不覺放聲大哭道：「我再不想今日也有嫡親兄弟了。」解元也不禁嗚咽道：「姊姊請上，且受兄弟一禮。」說罷，便拜下去。郡主忙扶起，兀自哭個不住。

紫鵲等忙上前道：「今日郡主姊弟相逢，天大喜事。奴才們正上來道喜，郡主怎麼倒傷心呢？」郡主便道：「兄弟，這幾個雖是你姊夫房裡人，卻都是受過封誥；又是我患難姊妹，你總叫他們『姊姊』是了？」說著，紫鵲、芳、婉等忙向舅爺道喜，都平磕了頭。郡主命請二位姑奶奶出見，湘、探也就出來見了禮。郡主笑道：「這是你二表姊，這是你甄年嫂。」正說著，周家稟道：「祭已齊備。」郡主隨即下船，同眾人又到墳上。先是姊弟祭畢，隨後湘、探陪祭，紫鵲等助祭。方才下船開行。

行未十里，因薛蝌現署運使，家眷都在這裡。岫煙知郡主將到，就放船來接，彼此過船敘舊。岫煙道：「我昨日知你姨太太在此，就遣人去接，斷不肯來。我因想，你舊時住的止止馬橋太公館的姑丈祠堂在那裡，你必要去，就請老太太那裡等著，以便好說話。探、湘兩姊妹先同我到署，你們說完了話再來，好麼？」郡主大喜。

到岸時，將轎馬分做兩班：一到運司衙門，一到東關公館。

郡主先到祠堂拈了香，再入後屋。只見那位老太太，年紀不過五旬，容止端潔，扶著小丫頭要下階來接。郡主忙趕上，道：

「不知姨媽在這裡，請安來遲！」那太太也跪下去，平磕了頭起來。坐下。方將原故說出。

原來，那太太就是前書裡甄士隱一脈。那甄公得道去後，封院君有兩個大丫頭，一叫嬌杏，一叫嬌梨。那嬌杏已經賈雨村要了去做太太；那嬌梨仍跟著封氏度日。後來封氏連他哥也沒了，娘家難住；又聽得說士隱在揚州，因帶了嬌梨來探信。

那知住不多時，封氏一病嗚呼。那時嬌梨舉目無親，只得向飯店主人道：「情願賣身殮主。」揚州清音堂極多，就有一五福堂老闊，拿出八十金來，交他使用。嬌梨將封氏收殮畢，無奈何搬向他家，聽他調遣。幸而清音堂當官，總賣臉不賣身的，尚好支吾。過去幾年半，恰值林運使要到儀徵開壩定例，鹽商總要百戲俱陳；嬌梨因賈雨村曾在林衙教書，或者藉此可得嬌杏消息，情願應局。那知林如海素來道學，單單這回情不自禁將去的十二人中，又單單挑中了嬌梨，竟做出陶谷好姻緣、惡姻緣的故事來。嬌梨主意本要嫁他，林公究有主意，才寫了這封書子及一千兩銀子與他。嬌梨得了這銀，就在堂裡贖了身，同一老嫗在洞庭山尼庵等他。不上半年，林公病勢漸重，復又寫信通知。無如嬌梨正生了解元，產後失調亦復大病。及醫好了些，解元又出起天花來。再到揚時，不要說見面，連靈柩已被黛玉下葬多時了。嬌梨只得帶了絳玉，苦志守節。幸絳玉天姿聰敏，十二歲就入了學，十六歲就中了解元。也不知父葬何處？直至中後，見房師時問及家世，解元含淚直陳。房師道：

「若如此說，只怕在仙女廟那裡。我的漸撫賈同年，前在他丈人幕上致祭，我去見他，聽說姓林，做過揚州鹽課的。」解元訪了下落，同母親去致祭題詩，才得姊弟相逢。

郡主聽了，哭一會，笑一會，說個不了。只見青琴稟道：

「那姑太太差人請過三次了。」郡主主要邀姨太太同去，姨太太斷不肯，道：「我未亡人何必又與宴會，倒是一件，老爺病重時付那封信，郡主尚未見，我取出來。」郡主看時，寫道：

「我病已重，等黛玉京師至此，恐已不及。你見信可即帶所生男女來此。我生平清宦，有少許俸餘，你可發取與黛玉分用。」

後面寫道：「是頁禁衣，何草為宜？」郡主又傷起心來，道：

「爹爹臨終尚如此疼兒女，同我兄弟如何報答？但事隔多年，隱語亦不甚明白，那裡去找？」解元道：「我前去見薛運台，他會我的所塊叫『題襟館』，這不是『是頁禁衣』麼？只如何好去找覓？」郡主道：「這容易了。」就向解元耳邊，叫他如此如此。隨同紫鵑四人上轎，隨後解元亦去赴席。

恰好席設館中，解元故意左一杯，右一杯，裝作十分大醉。